

杜少陵詩分類集注

壹



紀行類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2



文庫 17
W109
2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一

錫山二泉邵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棟汝器父叅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五言古

紀行類

北征

至德二載公自賊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時家在鄜州所在寇多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者有墨制許自省視八月之吉

昭和辛酉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庵氏寄

010185191490

公始北征徒步至三川迎妻子故有是詩
漢班彪更始時避地涼州發長安作北征
賦故公因之作北征詩按輿地圖鳳翔府
在西北鄜州在西南征行也自北啓行至

鄜州也

鄜音孚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華
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
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合瘡痍憂虞何時畢

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過多被傷呻吟更流血
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
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瀆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
坡陀望鄜時谷巘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
鷓鴣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
况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

慟哭松聲迫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
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韞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
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襤褐
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
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
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鈿狼籍畫眉闊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
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氛豁
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頽助順其俗喜馳突

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
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
此舉開青徐旋瞻畧恒碣吳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
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菹醢同惡隨蕩析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闈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
園陵固有神灑掃數不闕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林語集註 卷一 遭一作多朝音潮被去聲滴音聿時音止高興去聲何卒音測桓音堅耶即爺字焉音煙重平聲少去聲

賦而比又興也皇帝謂肅宗二載至德二載也初吉朔旦也蒼茫急遽之意胡混自金陵歸永安蒼茫下馬問里人曰家室何在少暇日謂軍興之時公私不遑安處也息私被時房琯得罪公上言琯罪細不宜免帝怒詔放公歸鄜州省家詩以為放歸為實被私息也華以竹為門也闕下漢有標闕鳳闕東闕北闕怵惕恐懼貌久未出意猶戀君也有遺失恐君又有過而欲諫之也中興再興也密

勿黽勉精勤之意東胡指安祿山也憤憤其亂也行在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時肅宗即位于靈武未返長安故曰行在合瘡痍謂戰傷也靡靡猶遲遲也詩行邁靡靡阡陌秦廢井田開阡陌謂田間疆境南北為阡東西為陌眇蕭瑟寂寞之意言人皆避亂也鳳翔縣即今陝西鳳翔府屬縣時肅宗在鳳翔也旌旗周禮司常析羽為旌熊虎為旗晚明滅謂屯兵以扈駕也寒山重謂非一山其跋涉勞苦可知也窟孔穴也邠郊邠州之郊野也邠州今隸西安府入地底言地形卑下也涇水涇河之

水在邠州境內蕩潏水流貌猛虎喻盜賊也古車
轍石戴山巔如車轍也動高興因思四皓避秦嘗
隱居於此也幽事隱居之事亦可悅謂隱居可以
自樂也羅生即叢簇生也西京賦珍物羅生高唐
賦芳草羅生椽栗椽斗樹子也如栗而小亦可療
饑晉虞摯拾椽栗而食齊結實謂山中草木各逐
其生而人生斯世誠不如也緬思反覆追思也桃
源秦俗避亂之所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忘路逢
桃林林盡得一山山中人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
具荅之便邀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

子來此不知今時為晉也身世拙公嘆身居亂世
不能為桃源之隱足見其謀之拙也坡陀高廣貌
廊時即漢郊祀之所木末言遠也照白骨李隱塞
上行寒月上征壘沙與骨共白潼關在西安府哥
舒翰以兵二十萬守潼關為賊所破百萬之師何
其散敗倉卒乎此公所以嘆息翰之不能守也異
物鬼也魏文帝云元瑜長逝化為異物脚不韞謂
貧而無韞也徐貴妃幼時隱于廢人家滿身膩垢
襤衣脚無韞齊皇后見而奇其相以萬金易而育
之海圖舊繡公言妻子寒凍以海圖舊繡為小兒

裋衣故波濤為之拆繡文為之移天吳紫鳳之類
一顛一倒也天吳水神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
青黃色紫鳳丹穴有鸞鷲如鳳五色而多紫天吳
乃海圖所畫之神紫鳳乃所繡之鳥也裋童豎所
着之襦也褐毛布也櫛梳也朱臙脂鉛粉也對
童稚郭攸嘗曰吾幸生還故鄉喜對童稚雖死心
亦足矣忘饑渴公以得見妻孥團圓之樂中心喜
之遂忘饑渴也挽鬚林語自回中還鄉兒童輩問
事爭挽鬚鬚雜亂聒公喜生還雖被喧嚷亦不生
嗔怒蓋猶勝于困賊中也至尊天子也蒙塵天子

在外暴露塵埃故曰蒙塵左傳天子蒙塵於外妖
氛豁張子房曰幾日妖氣開豁天宇明靜妖氣即
妖氛也回鶻即回紇言回鶻者謂其勇鷙猶鶻也
其王其俗指回紇言過前疾言其神速也回紇之
人驍強初無首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頗
虛佇謂虛心延佇以待共破賊也氣欲奪時議恐
其雖能成功畢竟為害所以士氣欲奪也伊洛二
水名在今河南府唐時為東都也西京即鳳翔府
請深入時議以為官軍深入自足破敵不必專用
回紇兵也青州隸山東徐州隸南直隸恒碣禹貢

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恒山在今真定府碣石在
 今永平府擒胡月隋長孫晟傳曰臣夜望磧北有
 赤氣長百餘里如雨下垂按兵書名洒血欲滅白
 奴宜在今日狼狽二獸名視前足絕短每行駕兩
 狼失則不能動故世言乖蹇者為狼狽夏殷衰當
 作殷周謂殷誅褒姒周誅妲己此以喻楊貴妃也
 中自誅褒姒者明皇鑒殷周之敗畏天悔禍賜妃
 子死官軍何與焉宣光謂周宣王漢光武皆中興
 之主桓桓武勇貌陳將軍陳元禮也首謀誅楊貴
 妃楊國忠者微爾之微無也爾陳元禮也言若此

時無此人則人皆不復生矣國猶活齊高帝手救
 其孫珍國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大同白獸皆
 禁中宮殿名翠華天子之旗都人望肅宗收復京
 師也相如賦建翠華之旗金闕謂以金飾闕門妖
 氣蕩滌有鬱葱佳氣也園陵天子所葬之地煌煌
 光輝炫燿也甚宏達謂宏大遠達也○公自鳳翔
 還鄜州述其得歸之由與其到家之事故賦此詩
 言皇帝二載之秋杜子北征歸問家室時遭艱危
 無有暇日顧被恩私許歸蓬華方其拜辭闕下之
 時恐懼頓興不忍遽出自念雖無諫諍之才實有

戀君之意吾君雖曰克復神京經畫密勿然東胡
之反未已而憤賊之心未銷顧瞻行在無涕可揮
歸途尚梗倥傯不寧是誠天地之間合受殺傷之
慘未知如此憂疑何時得息故爾遲遲吾行但見
人煙鮮少多被傷殘呻吟流血遍于原野回首鳳
翔旌旗明滅前登寒山磳徑重疊屢得飲馬深窟
邠郊卑如地底涇水中自流通于時亂賊縱橫譬
則猛虎立于我前而蒼崖若為吼裂又見菊放秋
花石戴車轍遂感四皓逃秦之興已知幽谷可娛
然聊用以自供者山果頗多橡栗頗有紅如丹砂

黑如點漆雨露沾濡甘苦皆實追思桃源之內自
嗟身世俱拙不能隱逃於是坡陀以望郊時巖谷
互相出沒我行已至水涯而我僕尚在木末聞見
鴟鳥鳴桑野鼠拱穴夜深之時道經戰場寒月之
光空照白骨可怪潼關戍守百萬之師何故倉卒
敗散遂使秦地大半生靈殘害盡為鬼魄况我嘗
墮胡塵亡歸今已白髮經年始得生還故園重傷
妻子衣皆百結于時哭雜松聲悲同泉咽平生嬌
愛之兒今皆餓傷顏如白雪見父背面啼號身咸
垢生脚亦無韞沐前小女補綻繞過於膝破損衣

裳顛倒遮飾老夫見而情懷作惡是以至于嘔泄
仍無布帛以救汝曹徒見身寒至于凜冽方且粉
黛暫為解衾裯稍為羅列瘦妻之面復覺有光
癡女之頭復自梳櫛學母所為略施脂粉此心喜
得生還以對男女是以竟忘饑渴前來問事者見
父嬌癡爭挽鬚鬢何忍遽加嗔喝翻思在賊離愁
何其驚懼故今寧甘受此亂聒生歸之初且慰別
情而生理有無焉可遽說又思天子尚爾蒙塵幾
日想亦休息操練士卒不敢忘危及觀天色盡改
妖氛開豁陰風自西北而來慘澹已隨回鶻回鶻

之王許來助順回鶻之俗咸喜馳突送兵五千驅
馬萬匹此輩自少習成貴重四方亦已服其勇決
戰如鷹揚過如箭疾聖主欲速太平頗覺虛心延
佇然而當時廷議深長自慚憂危氣奪伊洛易收
西京易拔官軍自知力能破賊不必全仗胡兵故
請深入以伺俱發是舉也青徐頗開恒碣頓拔吳
天已積霜露之威正氣已逞肅殺之憤吾知轉禍
為福歲月適值亡胡皇綱豈宜遽絕憶昨狼狽之
初事與古先相別姦臣就烹同惡分析豈不聞夏
商衰時其王尚能身誅褒姒周漢皆克中興宣光

俱有明哲豈有盛唐而顧不能恢復也哉所以奮
然自誅貴妃與楊國忠也然撥亂反正由賢主而
匡翊贊助由賢臣吾知將軍陳元禮以桓桓之武
振赫赫之威當時若無此人豈得國猶生活向者
大同之殿俱已淒涼白虎之宮亦皆寂寞邇者都
人皆望翠華佳氣得向金闕恢復如此固由園陵
在天之靈實因肅宗有事先之禮蓋煌煌太宗之
業創立宏深規模遠達所以妖胡不得輕侮之也

發秦州

乾元二年公自秦州赴同谷縣同谷今鞏

昌府成縣在秦州西南二百六十五里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
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况聞山水幽
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嵯窰亦易求
密竹復冬笋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
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
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
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
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樂音洛薯蕷音署預易
音異寒音賽戍音庶

賦也無食無衣乃一章之大指樂土謂同谷不經
破敗故曰樂土詩適彼樂土南州謂南方氣暖利
於貧士亦同谷地也楚辭嘉南州之炎德漢源栗
亭皆在同谷薯蕷閩中出一種根如芋而皮紫煎
煮食之可以充糧崖蜜蜂於崖石中所作之蜜同
谷山間多有之有謂為櫻桃者非也冬笋南土地
暖故笋冬生方舟兩舟並駕也此邦指秦州非本
性阮嗣宗曰頗倦人事應接進退非吾本性未銷
憂王仲宣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聊暇日以銷憂
塞田邊塞沙田也磊落踈曠貌古詩磊磊落落向

曙星言天地雖寬而吾道凋喪若無所容亦終於
此而已矣故曰悠悠○喪亂之時公不樂居秦州
將遷同谷故賦此詩言我因懶拙不能治生無食
無衣故思樂土以居漢源十月之交天氣未冷尚
涼如秋草木未痿山川幽雅栗亭更多佳趣下有
平易田疇薯蕷又可充腸崖蜜易求冬笋可食清
流足以容舟旅寓雖遠亦可以遂平生之遊所以
欲辭秦地而居同谷也然吾必欲求去者蓋以此
邦路當衝要人事繁稠且吾賦性慵拙倦于應酬
在此登臨未可銷憂况山無竒石田且薄收何以

慰老夫之望是以惘然難久留也又且日落戌隱
烏啼滿城中宵車馬馳驅不能自堪仰瞻星月徒
嘆吾道之衰所以不得不往遷也

赤谷

在秦州西南七里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
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
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
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重平聲迥戶
頂切嗤音痴

賦也霜雪繁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之往也
無改轍曹子建詩中塗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載脂
詩載脂載轄以脂塗軸頭鐵易於行也苦多風魏
文帝苦戰行谿谷多風霜雪沾衣何由追謂四望
無煙火童稚苦饑而村墟尚遠煙火無所追求以
造飯也按地理志秦州隴城縣有九陽山其坂九
回上者七日乃過此坂公蓋上九坂而云然耳貧
病二句此公自叙之情也嗤笑也○公初發秦州
道經赤谷故賦此詩言天寒霜雪嚴凝而我遊子
避難欲往他方豈獨當此歲暮淒涼未知再來復

在何日侵晨啓行赤谷亭前而跋涉險阻寔自此始亂石不須改轍我車已自載脂山深苦冒多風而日落尚未加飯童稚咸饑村墟又遠是以貧病相仍無任零落回顧故鄉不勝興感常苦死于道路丈夫無自存之計徒為知幾達士漫加嗤笑而已

鐵堂峽

峽在秦州東南七十里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脩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

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孤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

嵌音欠

賦也遊子公自謂也縹緲衣裳飛揚貌山隋夾水曰峽藏堂隍壑也山臺如堂隍藏於兩山之間也壁山之峭石如壁也立積鐵壁色積如鐵也穹蒼蟠山路屈曲而上如登天然也厚地裂山壁之上如地裂開言其至高也脩長纖細也大小咸備言竹多也太始雪言自混沌鑿開以至於今雪未消也列子曰有太始太始者形之始也威遲猶言

倭遲回遠貌言壑之深也徒旅從行之人也長水
橫謝靈運詩石橫水分流也骨正折馬苦登高寒
極故骨折也抵當也謂抵當兵戈故生理窮盡也
飄蓬謂蓬花隨風而飄無定在也肝肺熱人有憂
則內熱也○公發秦州道經峽口故賦此詩言山
風吹衣過此險阻峽形如藏堂隍山壁如立積鐵
路摩蒼天石如地裂山深竹多山陰雪積哀壑之
威極深而隨行之人皆慘但見水寒冰積馬寒足
折生理又皆窮盡盜賊猶未寧息飄零無定已過
三年回首故鄉不能不肺肝內熱也

鹽井

食貨志云唐有鹽井六百四十成州雋州
有井各一此指成州之井而言也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煙在川
汲井歲摺摺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
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嘆嗟物理固自然

摺音

賦也鹵中鹽池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草木
白以鹽氣薰蒸而白也既有程官作有程限之數
也煮鹽前漢吳王煮海水為鹽摺摺用力貌莊子

子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
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也搨字有作
木旁謂木名者非連連屬續貌詩執訊連連出車
連連運載不息也三百六千言倍獲其利也轉致
轉移地方貿易也固自然物有利則人爭取之此
理之自然也○公過成州見鹽井而賦是詩言鹵
中鹹氣所蒸草木盡皆白色而官鹽之煙獨青官
之作鹽且有程限煮鹽之煙則近於川汲井者每
歲搨搨而成功反少出鹽者車日連連而運載反
多官價則每斗止錢三百轉賣則五斗得錢六千

作鹽者辛勤而販鹽者厚利誠可哀憫當此之時
君子則知足而不多取小人則無厭而聲喧闐因
又思利之所在民必趨之我亦何為而嗟嘆之耶

寒峽

秦成二州大抵多峽仲冬道經山峽故曰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
寒峽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泝泐增波瀾
野人尋煙語行子旁水餐此生免荷爰未敢辭路難

霾音埋旁去
聲荷上聲

賦也行邁遠行曰邁悄悄憂貌詩憂心悄悄雲門
成州地名霾天風雨土為霾仲冬交公自秦至此
已十一月公於詩皆以年月紀之欲後世有所考
其行止也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沂泂循水而行
也尋煙語望有煙之處而居止也免荷戈詩荷戈
與戈蓋為人引導也荷負也戈戟也戈杖也劉肅
退居松崖恬然自樂謂兒姪曰爾輩當勉力井春
此生何望青雲致身倘免荷戈執戈其幸亦非細
矣○公經山峽苦寒而作此詩言遠行而憂心悄
悄山谷歷多端緒但見雲門轉過而臨絕岸險阻
而霾天寒寒峽不可度者實為衣裳單也况當仲
冬之交沂泂而波濤增湧野人則尋煙而語游子
則旁水而餐行路雖云辛勤之甚幸而此生得免
荷戈何須嘆行路之難也哉

法鏡寺

自秦州南還經行之詩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
婫娟碧鮮淨蕭城寒籜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
洩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烟戶牖粲可數
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強上聲 撼音色 洩與
泄同 薨音萌 數上聲

賦也身危謂避荒亂也終勞苦陶侃勉強仕宦終
亦勞心苦力山行深謂經九曲坂頓令傷神婢娟
碧鮮皆指竹言吳都賦檀欒婢娟玉潤碧鮮婢娟
言美也撼墮落貌籜新篁之殼也回回屈曲貌冉
冉柔弱沾濡貌洩出雲也翳昏寒也薨柱頭斗拱
之類烟光明也戶房門也牖窓榻也策策杖也亭
午纂要云日當午曰亭午冥冥幽遠之意子規杜
宇也春深乃鳴今仲冬之交而其聲已聞南方地
暖故也微徑公欲少憇此寺柰聞子規聲起人思

鄉况徑陌微窄難以取次一遊於是前邁故云微
徑不復取也○公經古寺而賦此詩言避地而適
他州勉強山行終遭辛苦山深而神傷寺古而愁
破但見寺邊之竹森然解籜九坂之水遶山而流
松上之雨沾濡而降山出雲而清曉朦朧日初出
而陰翳猶吐于時朱薨光照戶牖分明策杖長途
而忘前來之期行出松蘿而日色正午遠聞子規
頓生鄉思又柰山徑微窄不能取次一遊故亦長
邁直前云爾

青陽峽

亦適同谷所經之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巨雲水氣參錯
 林迥峽角來天窄壁面削礫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
 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
 昨憶踰隴阪高秋視吳嶽東笑蓮花早北知崆峒薄
 超然侔壯觀已謂殷寮廓突兀猶趨人及茲嘆冥寞

塞音帥霰音
 隴音隱

賦也秦州已在雍州邊塞之外苦厭山天下山惟
 南方最多公自秦適同谷是自北而南也巨延袤
 也雲水山高且密故出雲流水自多也壁面削石
 壁當面削下也日車側謂山高礙日故日車傾側
 日車謂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為之御坤軸即地
 軸也言峽至重地若不能載也山鬼曰魑精怪曰
 魅嘯有風何遜詩林間夕風生隔水魑魅嘯公言
 此者以亂世無正人使魑魅得以向風而嘯也霰
 雪珠也漠漠廣大之意隴阪秦州記隴阪九曲不
 知高幾里高秋叙其經行時也吳嶽山名今屬鳳
 翔府隴州又名西嶽上有五峰蓮華峯華山也今
 在西安府崆峒山在今鞏昌府侔壯觀言青陽峽
 可與西嶽為比也寥廓言太虛之至遠也趨人謂

前險已過後險復來如險追逐人也冥冥言其廣大不可測度也○公嘆塞外山行道路愈加險惡故賦此詩言塞外苦厭山多南行之路險阻愈惡其岡巒之勢互相經亘雲水之氣又相參錯遠林自青陽峽角而來天窄為石壁而小峽西亂石震撼驚人其高也仰礙日車其重也俯弱地軸鬼魅夜嘯而風生霜霰交飛而寂寞因思魯踰隴阪于昨日回視西嶽于高秋登此峽也其高無外其厚無窮東笑太華似卑北控崆峒似薄超然聿起可與西嶽而同壯觀已謂太虛亦既隱其寥廓前險追逐無如之何聊賦此以嘆其冥冥而已

龍門鎮

今在鞏昌府成縣有謂在河南者非也此亦秦州適同谷所經之地

細泉兼輕水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門雲雷隘古鎮峰巒集旗竿暮慘淡風水白刃澁胡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沮去聲
洳音孺

賦也沮洳詩魏風汾沮洳篇註沮洳水渡處下濕之地也棧道在今保寧府劍州兩岸峻拔鑿石架

門而為棧道連山陰險故謂之劍閣短景急因日
短急於奔路程也石門迫於龍門者古鎮即龍門
鎮也石門山在寧遠縣東北慘淡謂行路人情愁
慘而冷落也白刃澁古文作澀謂止刃為澀胡馬
謂史思明之兵有謂為回紇者非也此詩作於乾
元元年之冬其時回紇未反此年九月史思明兵
陷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成臯在河南南陽府此
何及謂彼屯成臯此旁龍門相去甚遠何濟於事
也遠戍謂各處兵來戍守龍門也○公行道經龍
門鎮歷險艱難不堪勞苦而賦此詩言泉細水輕

浸濕棧道塗滑而難行莫此為甚然豈可畏難而
苟免哉蓋天寒日短程途又長不得不趨進耳但
見雲雷肆威峯巒集嶂旂竿滿野日暮生悲風水
觸懷而白刃幸止因思胡馬屯於成臯而防兵聚
于此鎮誠恐緩不及事竟亦何補又憐戍守龍門
之人山寒愁苦中夜悲泣而已

石龕

石形似龕在成州近境同是乾元二年作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又啼
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

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

苦云直籥盡無以充提攜柰何漁陽騎颯颯驚烝黎

賦也熊羆皆猛獸名熊似豕好舉木而引氣謂之

熊經羆亦熊類猛憨多力能拔樹咆哮呼也虎豹

亦皆獸名虎能食人又能畫地下食食狗則醉豹

如虎而小花如錢楚辭虎豹闐兮熊羆咆狝形似

鼠而大尾長作金色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

殺之取其尾為臥褥鞍被坐氈之用狝甚愛惜其

尾既中毒即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身害也蓋

輕捷善緣木猿之類也首四句用四狝字此公之

新格也見虹霓雌曰虹雄曰霓虹霓常雙見鮮盛

者雄昏闇者雌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

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

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虹霓止見於夏秋

若仲冬而見則為異矣伐竹所以為箭幹也誰子

泛言供役之人也雲梯公輸班造雲梯今用以升

高伐竹也梁謂汴州齊謂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

故采箭以供官府之用也無以充提攜言無箭可

供上也漁陽騎指言安慶緒之兵也颯颯疾風也

謂祿山反長驅陷兩京天下震駭其勢如風之疾也。烝衆也。黎黑髮之民也。○公過石龕而賦此詩。言石龕之傍熊羆咆哮於我之東。虎豹號呼於我之西。後有山鬼吟嘯。前有山狻號啼。天寒而陰昏。不見日色。山遠而路迷。不知至止。當是時也。驅車過於龕下。仲冬妖變而見虹霓。伐竹者竟是誰家之子。悲歌以上雲梯。蓋為官府造箭之用。五年運向梁齊。但恐竹盡箭空。無以供提攜之役。柰何胡騎方興。如風之疾。以震驚我黎庶云爾。

積草嶺

公自註在同谷界亦公自秦南行所經之

地

連峯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遞音弟隱見之見去聲

賦也。積長陰。謂草木陰翳也。遞隱見。言日光映射。或有或無也。颼颼。風細聲也。林響交。謂遠林與近林聲相接也。慘慘。言石形巉巖可畏也。明水縣。言

路異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千家註明水縣屬興州唐志明作鳴一統志鳴水在今樂平縣興州今為興縣俱隸山西太原府旅泊謂行旅而漂泊無依也吾道窮仲尼曰吾道窮矣言艱難也卜居欲卜同谷為居宅也尚百里相去尚隔百里投諸彥謂衆英俊也佳主人指同谷縣尹也已會面若舊相識也語絕妙沈約得來書云詞語絕妙筆墨遒勁遠客公自謂也蕨即伯夷採薇而食之薇蕨其根也謂之蕨粉可以療饑不願餘左太冲詠史詩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

餘茅茨草舍也○公行至積草嶺而賦此詩言峰連而草木陰翳山高而日影有無林雜風聲石變怪狀山分嶺上路異東西苦我旅泊無依適當吾道困窮之日衰年而奔走疲勞自茲至于同谷尚有百里相違心願下車以投英俊反辱彼賢大夫情如夙好遣書遠迎又且其詞甚妙不意為遠客而荷蒙眷顧之深如此予在于今但願采蕨充饑不圖羨美眼中所見茅舍容身而已

泥功山

山在同谷縣西二十里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
不畏道路永反將汨沒同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
哀猿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怱怱
賦也青泥中謂山下青泥無雨而自濘爛者版築
謂布道路也汨沒同公言反與版築之人同出沒
於泥中也驪深黑色馬行泥中日久而白馬涅為
驪也成老翁疲勞太甚精壯者為衰老也透却墜
既透於泥而復墜下言猿性雖捷亦為泥所累也
○公至泥功山下而賦此詩言早行泥功山上暮
在青泥之中泥濘非但一時而版築人力甚多道

途雖遠亦不足畏自恨身同版築之人情不堪耳
是青泥也白馬久行而染驪黑小兒辛苦而成老
翁猿性猥捷透出泥中而復墜落鹿身高大力盡
泥中而終困斃可見此路為難行矣寄語北來之
人須當敬謹以過此道慎勿急遽以遭危殆可也

發同谷縣

公自註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
劍南紀行黃鶴曰公乾元二年十一月至
同谷不盈月遂赴趙許成都府同谷今之
鞏昌府成縣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况我饑愚人焉能尚安宅
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柰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
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白崖石
臨歧別數子握手淚再滴雖舊情深知窮老多慘憾
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跡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翮

黔音薛馬音煙白
崖作虎崖翮音核

賦也黔黑也突煙囱也新作之竈煙不及黑其突
言去急也不煖席謂初到將臥而席不及温亦去
急也賢指墨子聖指孔子按文子曰墨子無黔突
孔子無煖席尚安宅謂聖賢猶不免此况吾豈能

尚安居乎休駕謂休息駕車也迫物累謂迫於饑
寒也四行役詩父曰嗟予子行役謂公一歲之中
凡四次行役夏發華州十月離秦州十一月至同
谷十二月發同谷往成都忡忡憂意也龍潭虎崖
俱在同谷淚再滴江淹詩樽酒送征人握手淚如
霰情深知一本交情無舊深謂公寓居同谷未久
盖多新交而惜別之情則如故舊之深遠也棲遁
跡郭景純詩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遁棲與願違謂
或去或住不能如願也嵇康云事與願違林間翮
翮鳥之勁羽也裴寧法云不能如願四海干戈未

息出門無食仰見飛鳥顧子曰吾弗如此物羽翮
飲棲出入自得長嘆久之○公發同谷紀行之詩
也言聖賢處不得已猶且亦急於行况我為饑愚
之人焉望尚安居乎因思初來此山停驂喜其地
僻似可居矣柰何饑寒累人故一歲之間凡四行
役是以憂心忡忡而去此邦前途杳杳而適他國
于焉停車望雲迴首顧石緬想臨岐故人為我握
手淚滴固知交情如舊之深重傷窮老反加慘慼
以我平生懶拙之才適值棲遲偃蹇之跡因嘆去
住不得自由仰視林間飛鳥豈不可慙哉

木皮嶺

嶺在成縣之西境此以乾元二年十二月
發同谷入蜀沿道經行之作也成縣屬陝
之鞏昌府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
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之暄
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
仰千塞大明俯入裂地坤再聞虎豹闕屢踟風水昏
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
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

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鬼

首音狩易去聲被去聲為音位塞音色

賦也首路謂命車向西行也栗亭在同谷鳳凰村在漢中府鳳縣尚想謂依悒不忍之意蜀門即劔門也南登蜀在同谷之南故曰南登被我體經歷險阻故季冬亦汗流也祁寒大寒也暄熱也爭輔佐謂遠山重疊來拱此木皮嶺也崩奔石裂而水泉奔下也謂千巖奔崩而此嶺則安固自如如有謂比安祿山者非也五嶽謂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泰也他山指木皮嶺之山也大明日也厚坤地也

形容此山之高大也虎豹闢山深故獸多也風水山高且深故風自生水自濕也跼曲也閣道劔閣之路也短轅引車之木謂棧道折也冬青樹冬夏常青之木在在有之靈芝赤色比石色也金碧氣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絕影碧鷄倏忽而曜儀連珠金碧之巖必辱鳳舞之使此亦指石色而言崑崙山名在西域玄圃崑崙第三級名皆仙境也○公自同谷往遷成都道經木皮嶺而賦此詩言路出栗亭之西依悒而不忍捨尚顧鳳凰之村焉季冬携我童稚辛勤以赴蜀門南上木皮之嶺險阻不

可勝言汗流洽背大寒亦暄但見遠山爭來朝拱
千巖徒自崩奔始知五嶽山外尚有此山為尊仰
看上塞日光俯入若裂厚坤再聞虎豹闐聲又觀
風生水濕高鳥而閣道廢壞摧折僅如短轅下列
冬青根走石上西崖更加聚秀煥若靈芝之繁金
碧獻美沙土逃形憶觀崑崙之圖目擊玄圃尚存
境界若入僊居此山甚佳無須他往然非定居之
地是以默然傷我垂老之蒐也

白沙渡

渡之水自槃頭郡東南合鳳溪水水上乘

蜀水於廣業郡者也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窅入雲漢
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
水清石礧礧沙白灘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踈散
高壁抵欽崙洪濤越凌亂臨風獨迴首攬轡復三嘆

差音雌礧音壘漫
去聲欽崙音欽岑

賦也畏途謂畏途路險而不欲行也莊子云畏途
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下絕岬海賦云絕
岸千丈差池詩差池其羽謂次序也杳窅言遠意
入雲漢如云春水船如天上坐也向北嘶古詩胡

馬嘶北風礪礪石衆貌漫漫渺茫貌洗愁辛謂久
向陸行始一登舟頗覺安穩也一踈散嚴助遊陸
渾山嘆曰多病無聊來此踈散以釋沉鬱之興欽
峯山高貌越凌亂謂風湧洪濤也謝惠連詩清波
時零亂獨迴首王筠臨風常想英猷時復迴首東
望復三嘆謂公遭亂離疲於奔走是以有范滂攬
轡澄清之志柰何時不見用止於三嘆自傷而已
○公亦南遷遇渡而賦此詩言心畏途險行至絕
岸登舟次序以上舟楫杳窈如入雲霄天寒舟行
於野外日暮尚半於中流馬嘶北風猿飲相喚水

清而石見沙白而灘長丁時暫憇舟中愁辛且解
病懷亦得聊一踈散仰見石壁欽峯洪濤凌亂由
是舟泊登崖復為陸行之計不覺臨風迴首攬轡
沉思徒興三嘆而已

水會渡

一名水回渡即前所謂合鳳溪水也在今

陝西漢中府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
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訝笑輕波瀾
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嶽仍萬盤

迴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遠游令人瘦衰疾暫加餐

燾音憲
乾音干

賦也常程言程有定照也尚未安冠怕中夜悲愁
不得安寢也沒已久謂乾元二年十二月初到
此渡也路何難程煜二傾崖斷路人馬不通如逢
泥水去住多難溟渤東海共稱曰溟渤溟渤之東
有碧海碧海有蓬萊一周迴五十里外有圓海繞
山其海水色正黑謂一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惟
飛仙能到輕波瀾謝詩吳兒未習水訝笑輕波
瀾陟巘詩陟則在巘山頂也衆星乾乾星上出

也積水外即水會渡也加餐古詩思君令人老又
努力加餐飯○公經山會渡而賦此詩言山行舊
有程期夜分猶未安宵方觀月沒已久崖傾路難
大江之水震蕩我前而其波濤洶湧寬如大海篙
師方密理舟楫語笑輕忽波瀾于時霜濃露滑風
急身寒方入舟也見山程浩渺千憂頓興及陟巘
也又山勢嶽崑萬盤坳集回看水外始知衆星上
出明瑩照人因傷遠遊病瘦強自加餐用引餘生
而已

飛仙閣

飛仙以言其高自此上棧道矣今在四川

保寧府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
萬壑歌踈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
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
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號平聲
分去聲

賦也土門入山之門以土築者也緣秋毫毛至秋
而未銳以言其徑之極小也棧雲棧道高而連雲
也帶奔濤棧道之水在劍州大劍山下其山峭壁

中斷兩崖相欽如門之闢如劍之植故又名劍門
山上有棧道急流在下聲聞于上中怒號莊子云
風作則萬竅怒號同疲勞李陵云人疲馬勞一日
三戰豈可逃蘓氏云吳律饑飽榮瘁人之定分非
所苟欲可得也○公道經是閣而賦此詩言入土
門而山行甚窄恍若秋毫細微棧道連雲而闌干
高峻砌石成梯而結構堅牢萬壑斜倚踈林積陰
長挾奔浪寒日而行棧外更覺澹泊長風而透棧
中猶加怒號歇鞍在于平地始知所歷甚高往來
之間或坐或臥人馬之力皆著疲勞因念人生在

世饑飽榮瘁皆由分定豈可得而避逃歎息謂吾妻曰同汝辛苦蓋為家累也不然我何為而隨汝哉

五盤

棧道盤曲有五重在保寧府廣元縣北今名七盤嶺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水踈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鬪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賦也五盤謂棧道盤曲有五也山色佳陶淵明詩山氣日夕佳無網罟宋玉出游見山鳥自得嘆曰此中林幽地僻無網罟彈射宜爾盡其天年也反多魚揚雄云水至清則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也不妄飛公自傷奔走曾好鳥之不若也半巢居禮運篇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註橧巢者橧聚薪柴以為巢居也尚格鬪范曾云東郊金革不息尚思格鬪戰壘滿目寧不心痛歸吾廬李白詩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公歷棧道而賦此詩言五盤雖險而山水清佳風俗

淳朴魚鳥得遂其生居此地者心神似舒柰何鷄
胡猾夏尚未底平弟妹流落遠隨丘壑成都雖好
豈若得歸吾廬乎哉

龍門閣

閣在保寧府嘉陵江東岸閣謂鑿石架閣
而為棧道連山絕險非樓閣之閣也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
危途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歌誰鑿浮梁梟相柱
目眩墮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不敢料一隊那得取
飽聞經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中縈盤一作縈盤道吹過雨一作過
飛雨隊與墜同聞一作知數上聲

賦也清江源出保寧府廣元縣前通二縣與巴江
合駕高浪郭景純詩高浪駕蓬萊縈盤謂紆遠盤
曲也垂線縷謂棧道高甚如一縷之細線也滑石
謂人行之久故石光滑也浮梁駕於山壑之石梁
也墮雜花謂滑石之歌浮梁之梟皆難行之地過
於此者故目生眩頭生風也目眩出史心亂目眩
如見雜花之墮落頭風魏太祖讀陳琳檄草頭風
自愈頭或生風如遇雨之吹皆言其地險絕而然
也不敢料潘安仁詩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料瞿

塘峽名大庾嶺名以龍門閣之險峻推言而比之也瞿塘在夔州府大庾在虔州從此數言瞿塘大庾不若此閣道為險之至公至此恐懼若屈指數險阻之處當從此為始也○公過此險而賦是詩言龍門絕壁清江巨浪自古為然危途如線而縈盤滑石架梁而裊繞凡過此者無不目眩頭風恐墜下也如瞿塘大庾嶺雖云絕險終不若此棧道之為極至也

石櫃閣

閣在保寧府昭化縣即棧道路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輝回群鷗暝色帶遠客羈栖負幽意感嘆向絕跡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

魯與層同孱鋤山切
樂音洛有一作所

賦也日已長冬至一陽生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日長添一線季冬則日又漸長矣半天赤反照所映也饒奇石江淹詩海濱饒奇石回群鷗鷗見日有餘光欲去而復回也暝色將晚之色羈栖謂羈旅栖止於此也絕跡言道險而人跡絕也孱懦

弱也嬰縈也謂行路辛勤而身軀為懦弱所嬰也
謝康樂謝玄暉封康樂公其孫靈運襲封與何長
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詩家稱康樂乃
靈運也陶彭澤陶淵明為彭澤令未自由公嘆不
能如謝陶二子優游放浪無所繫滯也性有適言
二子有適已性之樂也○公由棧道身經斯閣故
賦此詩言季冬日色已長反照半天皆赤蜀道花
草平時頗多江間竒石觸目頗衆及觀石櫃見於
層波之上臨乎半空而蕩高壁又見清光回夫群
鷗暝色帶夫遠客且羈栖之景頗負幽雅感傷情

懷向臨絕跡信已甘縈懦弱不獨迫於饑寒因思
康樂優游淵明放浪更悲衰老未得自由豈能如
二子之適所性也哉

桔栢渡

桔栢江名文州江陵二江合流處東下合
渝會通於荆門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風蕭蕭
連窄動嫋娜征衣颼颼急流鵝鷓散絕岸鼃鼃驕
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要高通荆門路濶會滄海潮
孤光隱顧盼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曾前登山椒

竿濕煙漠漠一云竹竿濕漠漠水一作永竿音
側媚媚音鳥那鵠音保鷓音益鼉音馱要平聲

賦也青冥高遠之貌楚辭攄青冥而攄虹煙漠漠
風蕭蕭謝玄暉詩生煙紛漠漠荆卿歌風蕭蕭兮
易水寒連竿連竹索而為梁謂之竿成都之竿橋
即此類媚娜長弱貌鵠似鴈而無後趾鷹屬鷄水
鳥二鳥今皆盡于船頭鵠鷄喻舟船鼉鼉喻橋梁
驕壯也不可要謂不知止極也山頂曰椒廣雅曰
土高四墮曰山椒○公過桔栢而賦此詩言寒江
渡口駕竹為橋竿濕而煙漠漠水流而風蕭蕭經
過連竿動覺媚娜身行此橋衣亦飄飄急流而舟

皆散亂絕岸而橋勢壯驕車轅西去自此而適荆
門渡海東流由茲而會滄海孤身顧盼甚覺寂寥
又思無可以洗心膏前登山頂求一舒寫而已

劍門

自蜀出漢中皆由于此故以門名背有閣
道在今保寧府劍州北有大劍山小劍山
惟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
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
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

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鏹疊嶂
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閣一作門關一作門傍去聲

鏹音產聲王去聲

賦也有設險大劍山一名梁山梁山之險蜀亦恃
以為外戶其山峭壁中斷兩崖相欹如門之闢如
劍之植雖號天險徑路頗夷小劍山則鑿石架閣
有不容越者天下壯嚴助至蜀見劍門關乃嘆曰
天下壯險扼隘喉衿莫過此關也皆北向劍山土
石皆北向此言地形雖險而趨中原自然之壯觀
劍門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則有面內之義崇

壙倚詩其崇如壙崇高也壙城也城郭狀蜀都賦
金城石郭蒸匣中區未可傍蜀都賦一人守隘萬
夫莫向走中原珠玉本蜀地所產今皆延入中原
故古之言珠玉曰無翼而飛無脛而行非謂人之
所攜持若飛走也氣悽愴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
山是也峨山在成都之西南峨嵋山是也遠人困
於誅求而悽愴之氣見於岷峨以二山無情之物
猶且悽愴則有情之民為可知矣莫相放謂三皇
五帝之前無書可考自蜀至秦方與中國通以前
則雞犬亦莫放入關也尚柔遠詩柔遠能邇柔者

寬而撫之能者擾而習之尚尊尚也道已喪謂當時已有負固不來朝貢之人也英雄人如公孫述劉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乘中國有亂起而據蜀也與割據李特送流人至劍門箕踞四顧太息曰劉禪有此形勢而束手於人乎遂潛謀割據真宰出莊子若有真宰存焉而不得其朕如無極而太極之意言天下之事物皆由於自然而然也鏹削平鐵也復偶然恐肅宗中原未平之日偶復有割據之禍者是以臨風惆悵而為國家默慮也末四句則公忠憤之辭○公過劍門而賦此詩言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而劍門乃天設之險以壯西南者也是以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今焉斯民困於誅求悽愴之氣見於岷峨則生民又將如何蓋三皇五帝以前不通中國雖雞犬亦不容放入關况珠玉之可寶者乎後王雖尚柔遠然職貢之道已或間阻至今姦雄之徒輒欲高視以圖王霸并吞割據苦不相讓故吾深為此慮直欲罪真宰而削平疊嶂使不險固今亦不可得已所以臨風而默然惆悵者蓋恐偶有復為割據之謀或一時無以禦之耳

鹿頭山

在成都府德陽縣以昔有張鹿頭造宅於此因以名山有鹿頭關即唐高崇文敗劉闢處此詩公將入蜀之言有謂依嚴鄭公而來者非也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饑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游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濶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

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

文音見碑音律一作才

賦也亭亭聳立貌慰饑渴謂自出陝西咸陽入蜀皆經歷險阻至鹿頭山始見成都平曠之野足慰公饑渴之望西南斷謂自劔閣諸山相連至此方斷也千里豁自秦入蜀川嶺重複極為險阻及下鹿頭關東望成都沃野千里葱鬱之氣乃若煙霞靄然游子公自謂也京華即咸陽也不可越言劔閣之門壁立萬仞不可踰越也殊方異方也昔三分謂魏曹操吳孫權漢劉備三分天下而劉備據

此一方以建霸王之業今一家謂肅宗中興天下
已一家矣闕者天子之門兩傍曰闕先是安史僭
擬天子今已天下一家故曰失雙闕也揚馬謂揚
雄司馬相如皆蜀人也碑兀危石特起也令人傷
謂揚馬二子有文章皆不顯用於漢公至此追思
二子亦若已之不遇時也紆餘廣遠貌脂膏地言
其肥沃也慘澹寥落之意豪俠窟智過百人謂之
豪強力制人謂之俠史記漢書皆有游俠即豪俠
也窟窩穴也鉞大斧也司馬法左杖黃鉞此指裴
冕為劍南節度使也專達謂事得直達于天子不

受人之節制也唐中宗時蕭至忠為專達中丞冀
公時兩京平裴冕以功封冀國公也柱石天子宰
相謂之柱石大臣論道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踰歲月言裴公為尹尚
有歲月之期未遽遷改此斯民所以為幸也○公
望見成都喜而賦此言今至鹿頭山間見夫原野
廣濶足慰饑渴之望且一帶山連至此方斷下望
成都豁然千里廣饒自出京華而來劍門已不可
度至斯險阻方盡始見原野之平如蜀異方當三
分天下之時霸王亦嘗間發今也肅宗耀武天下

一家雲端已無僭妄之闕世道喜復清明因思揚
馬二子昔曾挺生於茲惜乎命與文違不顯於世
令人有感亦重自傷而又不知何地得埋爾骨今
觀成都廣遠之地信為膏腴豪俠之窟竟成寂寥
當此日也杖鉞之使若非老臣承流宣化豈能專
達於朝廷惟裴冀公有柱石之姿論道經邦蒼生
全活又默數其為政在此尚有歲月之期未遽遷
去斯民誠亦何幸也哉

成都府

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後半年明

皇始遷西內以此推之是詩蓋即成都一
時之景而言有謂為明皇遷西內肅宗初
即位而史思明之徒尚在而作者無明文
可據不必深求也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
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
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填音振
間音見

賦而比也翳翳昏貌桑榆日暮景也淮南子曰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謂落日返照在于桑榆二樹稍上言日將沒也征衣裳征行也謂行路人之衣裳也天一方成都偏在西南故云天之一方也新人民謂初到成都無所相識也東流去萬水歸東言自成都至于東海路何長也以比遊子欲歸故鄉之遠也曾城曾與層同謂層疊之城也填定也間笙簧謂成都今已太平而人得以吹笙簫也簧笙中金葉吹則鼓之以出聲者也望川梁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謂望故鄉也杳茫茫謂衆

鳥識巢而夜歸乃思中原故鄉之地而不得近也尚爭光謂初夜之景羈旅謂羈絆在外之行旅苦哀傷公自寬之辭也○公以季冬初到成都即其目前所見之景而賦此詩言西日照我征衣念其經歷山川之異忽在西南一方但逢不識面目新人未卜何時得歸故鄉因見大江東流遠去而我身為游子遠在異方去日何長今見成都層城定滿華屋到時樹木已蒼街中喧闐寔為名都會聚勝地笙簫雜奏勢覺太平無須他往側身回望苦無橋梁鳥雀尚識舊巢而思夜歸苦我回望中原

水詩集言 卷一
路途杳遠反覺茫茫以今初到之時新月始出星
尚爭光忽復思曰自古多有羈旅之人而我何須
重自傷哉唯順受其正甘心俟時而已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蕪幕府諸公得

柳字韻

廣德元年十一月代宗未還京當是其時

作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
常怪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
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

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
拳拳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
健兒簸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
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
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
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
我一作甫長上聲夫一作人喪去聲樂音洛
幾一作或重平聲上上聲使去聲

賦也成老醜阮籍詩夕暮成老醜折節謂降屈其
節也縱壑魚王褒頌如巨魚之縱大壑喪家狗家
語孔子累累然若喪家之狗遊方戀父母在不遠

遊遊必有方時公已無父母故無此戀矣復何有
言何所繫累也青草湖在湖廣岳州府落吾手謂
已顧買岳州船也章梓州即章使君也健兒隨侍
軍卒也日車莊子若乘日之車隱謂日落西山也
噪戶牖謂將晚而鳥雀喧也三峽謂巫峽黃牛峽
明月峽皆在蜀地重見謂肅宗蒙塵在外今代宗
又出幸故衣冠之士皆奔走避難也黃屋天子車
蓋用黃繒為裏也荆蠻為荊州之蠻言適楚也用
莊叟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東皇屈原九
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說題南斗吳

地也東皇之廟隨雲而拜之南斗之地挂席而上
之非適吳楚而然乎即寄書韓斐送李定出上東
門握手曰因風示信慰我歧仰定曰有使即寄書
以通安好○公因留蜀之久將之吳楚留別章梓
州諸公故賦此詩言我入蜀門歲月已久豈惟長
大兒童而我容貌亦已老醜常恐賦性從容身耽
杯酒近辭痛飲之人甘落萬人之後昔昔壯年時性
如縱壑之魚隨所意欲今衰老時窮若喪家之狗
無所依歸既無父母在堂行止無所拘束在蜀相
逢或新或舊之人故別離欲去隨其平日情之厚

薄不意青草湖舟顧直得入吾手將之吳楚而章
梓州乃吾所厚寧無眷眷情懷荷蒙開筵遠送而
臨高柳樓前出贈馬騎帳下羅致賓友兵列旗幟
儀衛曷勝此樂天長地久不敢遺忘方是時也日
落西山禽噪戶牖江間波濤誠未足畏三峽浪聲
徒如雷吼臨歧何事可憂而所憂者但恐盜賊縱
橫百官奔走中原消息路多間阻天子蒙塵未知
安否故我此行不得復來終作荊州之蠻徒如莊
子安排而化老死他鄉是以隨雲而拜東皇挂席
而上南斗避難遠行苟延性命倘逢有使入蜀望

寄書來如無便使我亦常回首而已

早發射洪縣南中途作

射洪縣在今四川潼川州東南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
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傲裝逐徒旅達曙陵險澁
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繫
汀洲稍踈散風景開快悒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
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

窶音巨乃一作復
傲音叔繫音執

賦也貧窶窶貧之甚而無以為禮也侵星即侵晨

也鄙人公自謂也道氣脩養家之道氣也無獨立
無所依藉故不能自立也倣裝張平子思玄賦簡
元辰而倣裝注倣始也達曙達旦也陵險澁潘正
叔詩世故尚未夷峭函方險澁轉山急江為山激
故流急也維繫其鞞繫絆其足也詩繫之維之稍
踈散又歷險阻今傍岸行覺略坦夷也快悒謂情
不滿足而憂也阮籍途阮籍行不由徑至窮途則
哭楊朱泣謂楊朱泣路多歧歧路口謂其可以南
可以北無定在也○公因老而貧甚又有行役之
勞故賦此詩言衰年行役筋力難堪定須早行以

追徒侶因追徒侶故易染病以我鄙陋之人素無
尊養之氣况在困窮不能自立是以倣裝以逐人
征侵星而出達曙而行陵高岡之險澁嘆奔迫之
不遑及觀寒日遲遲清江浪急我行已遠而僕夫
疲病不能前進駑馬又若維繫既過險澁復得汀
洲過此坦夷稍覺踈散撫平曠之風景開鬱悒之
愁懷終非昔日壯遊之比以予衰老暮景偶得於
此一破愁顏而所惜者勝事又難屢挹即當就道
再行茫然無所歸宿非惟悲阮籍之途而亦必灑
楊朱之淚也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通泉縣今併入四川潼川州去縣十五里
有佳山水諺號沈家坑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人遠鳧鴨亂
登頓生曾陰歎傾出高岸驛樓衰草側縣郭輕煙畔
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
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凋零所歷有嗟嘆

曾與層同觀
去聲父音府

賦也衣自濕謂溪水鬱蒸之霧所濕也亭午當午
也蚋醯鷄似蚊而至小者鳧浮鷗鴨野鴨亂行人

少故鳧鴨亂也登頓登臨而少頓息也曾陰江文
通詩曾陰萬里生綺麗言文綺明麗所謂沈家坑
也滋漫言滋生汗漫也愧孔父孔子嘆鳳泣麟傷
時道不行也同王粲王粲字仲宣山陽人避地荆
州依劉表以比已亦去國來遊成都也○公至通
泉覽佳山水忽動故鄉之思故賦此詩言溪行而
衣沾濕者以正午霧方收也冬暖而蚊蚋猶集人
遠而鳧鴨亂飛頓息於此雲生層陰高岸歎出驛
樓傍于衰柳城郭鎖于輕煙臨川而眺何其秀麗
盡日而遊又何壯觀山色遠瞻殊覺寂寞江光晚

生益見汗漫撫景興思不勝悽惻于是傷時自愧
孔父去國真如王粲因嘆予生甚苦飄零故於經
歷之地每有所怨嗟也

宿鑿石浦

鑿石浦在今湖廣長沙府湘潭縣西大曆

四年公自岳州適湘潭宿此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不敢繫
回塘澹暮色日沒衆星嘒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翳
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頽卒歲
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

從去聲嘒音惠彖土玩切
繫上音計下音係

賦也賓從謂同行賓客及隨從之人也仲春三月
也過無時言不可測其吹蕩之時也不敢繫謂飄
風不定故舟不敢繫定而不顧也回塘以下四句
狀其早宿之景物也嘒小星明貌缺月殘缺也翳
隱也死分翳言無光也多俊異以恩惠謂俊異之
士在窮途故膏澤不下於民是以亂世必蒙其恩
惠非亂世少恩惠以致俊異之在窮途也鄙夫公
自謂也卒歲終一年也憂患易曰作易者其有憂
患乎言彖繫之作在仲尼不遇之日自古文士多
因憂患中而作也易有彖文有繫辭彖者即文王

所繫之辭繫辭乃文王周公所作之辭也繫辭上
下傳者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大曆四年公
自岳入潭宿于鑿石浦而作言宿浦太早者緣賓
從勞苦早求安息也時當仲春江山秀麗飄風之
起無時舟楫不敢停泊當是時也回塘澹暮日沒
星明殘月未生燈光分滅于時嘆俊異皆在窮途
而世亂少霑恩惠若予鄙陋之人忽忽卒歲重惜
斯文憂患故聖哲咸垂彖繫之辭傳於易也

早行

大曆三年九月吐蕃入寇白元光破吐蕃

二萬於靈武靈武又奏破六萬此詩當
是大曆四年公泝流赴湖南時作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
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居設法害生成
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

朔數音

賦而比也同一聲謂所聞見者同一風聲氣習也
亦獨驚以舟早經過也作網居易繫辭作結繩而
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害生成以急於養民
也未揖讓以吐蕃之亂尚未息也崩迫崩壞也迫

急也蕭太傅不勝崩迫之情○公因早行而賦此
詩言早行之時有歌者焉有哭者焉然行邁各有
程期而聞見略似于以見鳥早飛以求食魚深潛
以驚舟因思先王為網罟以取魚鳥設法以害不
用命者蓋急於養民之生故也又見碧藻非不茂
盛因客舟終日經行未免無陵轢之患正猶生民
未遇太平未免無崩迫之憂而不得開其懷也

過津口

津口在今荊州府江陵縣

南嶽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

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
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
瓮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
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賦也南嶽衡山今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湘流湘
江之水今在長沙府西與江陵之津口相近桂楫
梁元帝烏栖曲云沙棠作舩桂為楫楫舟葉也岑
山小而高處也困密網塞也喧嘉音通也仁者心
謂物之通塞雖微不足道然仁者於物每惻隱其
困塞者也無聲琴橫琴在膝未及鼓也陸士衡詩
瓮餘殘酒膝有橫琴眇眇孤獨貌傷時無君子故

獨開襟也○公過津口而有所感故賦此詩言身
經津口則南岳自茲日近湘流赴海日深于時和
風導引桂楫春日雲漲山岑自岳州而回道經津
口岸上覺多楓林但見魚遭其塞運鳥樂其通時
仁者之心憫魚遭密網而興其惻隱之心鳥則不
須論也吾於此時瓮餘殘酒膝抱橫琴已知聖賢
久俱湮沒但依琴酒獨自開襟以消遣云耳

次空靈岸

空靈岸在今長沙府湘潭縣有謂在歸州
者非也

云云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
空靈霞石峻楓栝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
可使營吾居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
鄉者留遺恨耻為達人誚迴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

云音云栝音栝微音
叫鄉去聲覬音計

賦也云云水亂貌眺顧視也霞石峻空靈岸下水
深五六丈其清見底五色石子鮮明可見白沙如
霜雪赤岸如朝霞此云霞石亦指岸石如朝霞也
栝木名栝葉松身奔峭謂奔流峭峯也亦偏照日
為山嶺障閔故偏照也長嘯謂感口出聲以舒憤

征役而疲敝也不在村謂人皆逃亡不安居也殘
逆氣謂安史之亂王命所及者唯吳楚與蜀而已
中原以北皆非也守王度謂守唐之法度也左傳
祁招之悖悖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扣君門憫下情不能上達也○公行花石途中有
感而賦此詩言午自空靈啓行夕至花石城宿途
中所經見者岸通開闢以來之水木雜古今所植
之樹南風盛而地氣鬱蒸日落西而春色方暖因
思四時之序本各平分而氣候代遷何其回互是
知茫茫大造之間治亂興亡豈無常數哉今舟繫

盤藤策杖樵路適值亂離之時但見人罷征役皆
不在村野圃流泉空自下注處處柴門雖多蕪沒
家家農器尚皆固完可恨山東殘逆猶且橫行唯
夫吳楚尚守王度當今之時民窮財盡如此未知
何人能扣君門一朝下令以減征賦也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
早行篙師急席掛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
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霧映煩促瘴豈侵頽倚睡未醒
僕夫問盥櫛暮顏靨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盛

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
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悞此二柄

未一作還醒去聲與櫛音貫責
暮一作朱醜他典切適音的

賦也亦吾病以斯文自任若有自矜之病也席掛
張席以為帆也風不正風不順也戒垂堂漢鼂錯
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不沿堂而坐恐驚跌也
奚奔命左傳一歲七奔命謂奔趨王命也黃霧映
鮑明遠詩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頽倚謂因頓
而傾倚也盥洗滌具櫛梳篦之總名醜面慙貌干
求也傷直性謂干求于人未免不傷剛直之性也

首陽山名在今河南府商之伯夷叔齊耻食周粟
采蕨首陽山而食之遂餓而死資歷聘蘓秦張儀
歷聘六國諸侯皆以粟馬資之賤子公自謂也通
專至也此二柄謂餓死者隱也歷聘者顯也謂隱
顯之二柄也○公困窮途故因早行而賦此詩言
有求於人常生百慮擅以斯文自任寔為已病然
因自任以斯文是以朋故繁多而窮老驅馳相併
緣有求也且篙師懶於早行張帆風又不順昔人
自重戒坐垂堂而今值困窮勞于奔命以故歷此
風波之險天色昏霾是以煩促頽倚若瘡癘相侵

杜詩集注 卷一 七十三 蔡

而睡猶未醒及僕夫來問梳洗而衰顏羞臨裝鏡
 聊簪葛巾權以束髮仰視林花爛熳則慙無心遊
 賞矣側聞夜來曾有寇警幸喜虛囊無物未足為
 憂且恨艱危之時遠遊作客而干請于人未免不
 傷平生直性將若之何于斯時也欲效夷齊之隱
 餓乎欲效儀秦之幸顯乎隱顯二柄疑惑于中未
 知所適從也

次晚洲

水中可居之地曰洲晚洲舊未有名得公
 品題故有是名

參錯雲石稠坡陀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
 掉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
 羈艱暫愉悅羸馬反惆悵中原未解兵吾得終踈放

陔音沱當去聲羸音雷

賦也參錯謂雲與石交互錯雜也坡陀不平貌壯
 盛也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適知名謂洲素無名
 也固異狀謂一經品題便有異相也垂猿把張所
 論曰白猿玄豹接垂條於千仞則可謂之垂猿矣
 言水漲而船之所經者高也度鳥上謂鳥飛過而
 船若在其背上亦言其高也散帙妨謂船蕩于波

濤之中故舟內書帙散亂也折花當謂危沙記險
無他標識故插花以當之也羈艱公自謂也身為
羈旅而運屬艱難故次晚洲而暫時恬悅也反惆
悵謂身老而父于行役故嗟嘆也未解兵指吐蕃
入寇也終踈放謂兵未解而身得踈放以不見用
于世也○公次晚洲而作言在洲之時雲石多而
風濤壯以舟所經身所在者度鳥上而垂猿把也
故擺浪則有所妨礙危沙則折花以當標識羈艱
之際暫可愉悅衰老之餘反成惆悵中原之兵未
息而吾身反得踈放謂之何哉

入衡州

按舊史大曆五年庚戌夏四月湖南兵馬
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瓘據潭州潭州
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
楊濟討平之時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
率舟居夏避臧玠亂入衡州欲往郴州
依舅氏因至耒陽聞賊平回潭州欲歸
襄陽以上地名皆屬湖廣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曜胡馬何猖狂
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恐瑕垢河嶽空金湯

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
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為郡兀者安短牆
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
怒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恨酒空卒伍單衣裳
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
烈火發中夜高煙燹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
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銷寇避飛鏑累足穿豺狼
隱忍枳棘刺遷延胼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
父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商
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

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在柳岸通郭前衡陽
華表雲鳥暉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
中有古刺史盛才貫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
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
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蘓生在勇銳白起強
問罪富形勢凱歌元否臧氛埃期必掃蚊蚋焉能當
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
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嶺繫命屢及磊落字百行
江揔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凰
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柴荆寄樂土鵬路觀翱翔

將去聲鑿音漕去聲漁音焦沅音元鏞音的臆胛音
低駢朝音潮柳音琛蚰音洵焉音煙啤音皮航音杭
百行之行音杭蘋繫一
作頻繫興去聲樂音洛

賦也自以遠言兵革不息徒自歲月之久而興起
其衰微看帝王事業何如耳漢儀光武為司隸校
尉父老見之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今言唐
法度未改故以此比之胡馬追言安史之亂老将
泛言持兵將也失律失法律也忍瑕垢初張九齡
欲殺安祿山唐玄宗含忍不殺故致此亂也空金
湯謂金城湯池言避亂出行城池不守也如割據
言安史亂後天下裂為藩鎮賦不上供如割據然

絕紀綱言人輕用權術紀綱敗絕也體不一言各
自為政體統不一也苦節士指崔瓘也圓鑿方九
辨云圓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言鑿
孔圓而木端方也言崔瓘為政將吏寬弛不奉法
度瓘不能以禮法繩之安短牆言寡妻平日遭擾
自從崔太守為郡之後如兀足者安於短牆之下
不復驚動也惜邦本存事常此言崔太守之所長
也恨酒空單衣裳言瓘之厚自奉養而不恤軍旅
也然委以旌麾之任則惜其非人防於府庫之費
而吝於賜予又以裨將卒伍衣食之不繼則遂以

杜詩集注
卷一
七十三
蘇老

召亂如下所云也元惡指臧玠言迷是似言玠所
為以非為是也康莊大路也爾雅五達謂之康六
達謂之莊湖南殃代宗時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
帥崔瓘王國良因之而反焉熈與焦同沅湘二水
名沅水在今辰州府湘即湘江在今長沙府湘江
其流最遠與沅水合曰沅湘福善明徵書天道福
善禍淫又明徵定保天莽茫言渺茫也避鋒鏑四
句公自言避亂也謂奔走危窘如穿豺狼間而行
心痛悼喪亂如忍棘刺手足胼胝而成瘡也猶乳
女在旁謂如飲乳之幼女也報主身已老以下四

句言老不能報主病不能入朝故不免委身於薄
俗愁鬱回剛腸而已在郴岸在今郴州桂陽縣也
雲鳥睥言城高也女墻曰睥旗亭市樓也烽櫓設
烽燧於櫓也櫓者城上守禦望樓也城隍者城下
之壕也古刺史暗指陽濟裴虬等言其愛民蒞事
如古人也巖廊殿下小屋也飛風霜言御史之威
重也柱石柱為梁下之柱石為承柱之礎言刺史
負國之重任也獨坐漢光武詔御史中丞與司隸
校尉尚書令會朝皆專席而坐號三獨坐言其尊
也此指衡州刺史陽濟道州刺史裴虬而言也間

瓊樹公自言得侍於刺史如得間於玉樹中也隨
羽觴觴輕如鳥羽之飛也蒼黃蒼皇失措之意七
國畏西漢游俠傳劇孟以俠顯吳楚七國反時條
侯為太尉乘傳東討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
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已天下騷動大將
軍得之隱若為一敵國云馬卿司馬相如字長卿
四賦謂子虛上林哀二世大人四賦也蘇生蘇侍
御渙也白起秦時名將劇孟馬卿以比陽濟裴虬
白起以比蘇渙是時渙在崔瓘幕下為將故以起
比之時裴為衡州刺史乃公之舅欲往依焉者也

問罪問臧玠之罪也凱歌戰勝而還之凱歌也否
臧易師出以律否臧凶氛埃蚊蚋以比臧玠橋井
仙山俱在郴州時公計欲往郴州也按神仙傳蘓
耽將仙謂其母曰庭前橘葉使病者以井水服病
即愈仙山則指言蘓耽所仙之山公欲往郴故云
引舟航也厭暑雨聞清涼適郴之景也諸舅公詩
每以崔姓為舅此蓋指崔偉攝郴州時也外家養
江揔七歲而孤依於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
侯蕭勵名重當時多所鍾愛謝安寓居會稽出則
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放情丘壑每

遊賞必以妓女從匪珠玉公自言其下流人物非
珠玉之珍也羞鸞凰傳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公
之意自謙其不暇擇木非若鸞凰非梧桐不棲故
羞鸞凰也嵇叔夜晉嵇康字叔夜公自言曠蕩如
嵇康也張子房公自註以美張勸也柴荆公自比
為賤材也鵬路莊子云扶搖直上九萬里也觀翺
翔公寄居樂土當觀刺史為朝廷拔用也○公避
臧玠之亂將入衡州故賦此詩言兵革不息徒延
歲月而興起其衰微則顧帝王事業何如耳今唐
之法度固甚昭明安史胡為猖狂以至於此良由

當時老将失律君臣含容務為姑息遂使清平邊
塞翻為戰場城池失守無復金湯之固藩鎮各據
一方人皆輕用權衡以致紀綱敗壞軍州不一任
性妄行嗟彼苦節士如崔瓘行與時違如方枘不
入圓鑿誠可嘆息但見寡妻平日困于征求今則
蒙崔撫治兀坐短牆無復驚惶之苦至如惜邦本
存事常為崔公之所長非其任實過防為崔公之
所短又且不閑軍務遂令軍旅饑寒曾不庸心矜
恤因以召亂見戮于臧玠之手福善禍淫理亦顛
倒天道渺茫不可測度故予奔走困窮歸見兒女

亦云幸矣自嘆報主之身恨已衰老入朝一見病
又相妨是以悠悠而入薄俗鬱鬱空回剛腸于焉
經歷險阻而舟中以望衡陽其間幸有純良刺史
如陽如裴諸公言其愛民蒞事真如古人盛才足
貫巖廊昨者幸接高談得間玉樹今復蒙其繾綣
以安我蒼黃失措之客遂用劇馬以比陽裴白起
以比蘇渙興師問罪掃蕩妖氛故尋橘井仙山遠
依舅氏若江揔之養於外家乘興又如謝安放逸
自愧我居下流非珠玉比若窮猿之投樹林耻鳳
鸞之能擇木豈能若叔夜之放曠子房之世賢自

慚菲才暫居樂土願見朝廷擢用諸賢而已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
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至方田驛
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

耒陽縣名屬衡州府荒江詩得代懷以荒
江詩寫懷也興盡本韻謂詩興盡在于
此詩本韻中也按史云公至耒陽聶令
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今以詩考之
公是秋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湖南
幕府親友及過洞庭湖適漢陽等詩其

孫始改葬于鞏縣元微之為誌則其牛
酒之誣不攻而破矣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眇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
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期翰林後屈跡縣邑小
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漑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旒
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鶴鶴矯
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醪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趙
方行柳岸靜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禮卒用矜少
問罪消息真開顏懋亭沼相去聲漑音天孫奴交切
賦也尺素書也眇末也義士烈女刺客傳云聶政

殺韓相俠累而自死其姊伏尸哭極哀死政之旁
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
也吾賢紹指聶令言狄相孫狄仁傑之孫兼謨也
人倫表武帝語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
事之兼謨善人倫風鑒許聶宰以人倫之表言聶
才宜在翰林而反屈跡小縣此以二人比聶令也
前期作前朝者是豈聶之父或祖嘗在翰林之職
乎礙湍濤湍激急之意言公阻于水也漑大水貌
元戎指崔瓘飛旒即喪禮之銘旌也猿猱屬矯高
舉貌酒清曰醪西喻蜀唐蒙適夜郎徵發巴蜀吏

卒因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
作檄以責唐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北坑趙秦
將白起破趙四十餘萬軍遂降秦起悉坑之柳岸
郴州與耒陽皆在衡州之東南柳水入衡公避臧
玠之亂初欲往柳依舅氏卒不遂其至方田也蓋
泝柳水而上故曰柳岸乞已至崔侍御濕乞師于
洪府師已至袁州比楊中丞子琳問罪將士皆澧
上達長沙澧卒澧水邊之士卒也澧荊州湖名憇
亭沼憇止息也時援兵已達長沙故公得以開顏
而喜叛徒見擒也○公泊方田聶令致饋故謝以

此詩言耒陽馳書致饋其賢足繼古人真若狄相
之孫能為人倫儀表誠是翰林後裔豈可居縣令
卑僚知我阻水方田故來慰我然我寔因避亂而
來柳江孤舟依僻岸以行恨不能如猿猱之捷鶴
鶴之飛可以遠去不意聶君遠移羊酒以相慰勞
于是時也臧玠難以檄喻直當討其叛逆然後可
耳故今方行柳岸之靜未話長沙之擾忽聞崔師
澧卒問罪已真得以開顏休息於耒陽之亭沼矣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
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大曆唐代宗年號詩言舟行所經之地至
宜都而止則此詩作於夷陵也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
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
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鳧
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
疊壁排霜劍奔泉濺水珠
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
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
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
擺闔盤渦沸歌斜激浪輸
風雷纏地脉冰雪耀天衢
鹿角真走險狼頭如跋胡
惡灘寧變色高臥負微軀
書史全輕撓裝囊半壓濡
生涯臨臬兀死地勝斯湏
不有平川決焉知衆壑趨
乾坤霾漲海雨露洗春蕪

鷗鳥牽絲颺驪龍濯錦紆
落霞沈綠綺殘月壞金樞
泥筍苞初荻沙茸出小蒲
鴈兒爭水馬燕子逐枯烏
絕島容煙霧環洲納晚晡
前聞辨陶牧轉盼拂宜都
縣郭南畿好津亭北望孤
勞心依憇息朗詠劃昭蘇
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
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鑪
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
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
臥疾淹為客蒙恩早廁儒
廷爭酬造化撲直乞江湖
灑瀕險相迫滄浪深可逾
浮名尋已已嬾計却區區
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
應經帝子渚同泣牽蒼梧
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
旄頭初傲擾鷄首麗泥途

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駘駒
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
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茶未必免崎嶇

樂音洛下同狃音又怨惜一作怨別挽音閣決一作
快馬音煙葦音戎劃音獲分音同乞音氣應平聲朝
音潮鴉音純易音異搏
音團將去聲芥音涅

賦也巴人裏四川有三巴以夔州為中巴楚塞隅
指白帝城翻不樂言老方入蜀今又辭去思歸之
心本切而旅寓之別猶傷所以翻不樂而嘆息也
窄轉側身旋轉也狃猿屬石苔石上青苔也空翠
陰亮山行謂友人曰空翠爽人肌膚大意謂空山

青鬱佳氣也濺水珠屈平云奔泉濺珠神女峯巫
山有神女峯今屬夔州府舊傳楚襄王遊於高唐
夢一婦人云我帝之女名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
山之臺及辭去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朝為
行雲暮為行雨比旦視之如其言遂立廟其夜與
神女遇焉昭君宅在今荊州府歸州昭君姓王名
嬙漢元帝時為畫工毛延壽所誤歸于單于昭君
入胡馬上彈琵琶悲歌哀怨後死葬胡中胡草皆
白其塚上草獨青明怨惜指昭君言失歡娛指神
女言擺闔謂擺開而合也盤渦渦水回也謂盤旋

之水也輸送也纏地脉張禹曰迅雷疾風纏地脉
大衢天路也易何天之衢亨謂其亨通曠濶無有
阻蔽也鹿角狼頭二灘名在今荊州府撓擾亂也
濡滯也臬兀不安貌陶秀行次豫章嘆曰生涯如
臬兀決流行也又破也靈漲海言水之渺茫濶遠
也洗春蕪史惠曰征塵蒙滿蕪草荷雨露沾洗牽
絲颺羽如絲也濯錦紆紆曲也沈綠綺謝玄暉詩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壞金樞海賦大明鑣轡
於金樞之穴註大明月也金樞西方月沒之處穴
窟也苞初荻荻蘆之笋也茸草生貌詩其藪維何

維笋及蒲水馬生水中善行如馬亦謂之海馬橋
烏帆檣上刻木為烏鳥之形燕疑為真鳥故來逐
焉陶牧鄉名郊外曰牧宜都劉備改夷陵為宜都
今隸荊州府南畿好路入松滋漸覺好也北望孤
懷長安也劃以刀割物開豁之意昭蘇禮記蟄虫
昭蘇註蟄藏之虫初出如暗而得明死而更生故
曰昭蘇也洪鑪造化也曾忌返樂於隱居也敢自
誣卜商文章繩身之規矩豈敢自誣謂相信其為
裕身之寶也哭窮途阮籍每行至路途窮處慟哭
而返廷爭陳平謂王陵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公

言為拾遺時嘗論房瑄有才不宜廢是謂廷諍以
酬君王顧遇之恩灑瀕滄浪皆水名已止也已已
重言之以見其即欲止也區區謙言其小也天皇
寺古畫圖張僧繇嘗於天皇寺柏堂圖廬舍那佛
像夜有奇光發自屋壁又於堂內圖孔子十哲像
有晉王右軍書及後周滅二教唯天皇寺有宣尼
像遂為國庠帝子渚謂堯女娥皇女英也蒼梧縣
名今隸廣西大舜葬于此湛廬吳王名劍也旄頭
天文志昴為旄頭胡星也倣始也鶉首東井十六
度至柳八度為鶉首秦之分野屬雍州麗附也此

言廣德元年長安陷也野鶴晉嵇紹在稠人中昂
昂然若野鶴之在鷄群歷塊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小塊
之間也轅駒小馬曰駒駒駕於轅下局促不勝其
重也言遭喪亂甲卒有貴為節度將帥時書生亦
有在其中者道固不同然亦有奮揚之志故以野
鶴轅駒為比伊尹呂望韓信彭越也五雲天子也
太甲謂太乙者是即所謂太初太素之意言天地
之始也搏扶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言賢才之不

得用也。黎元病，崔旰、楊子琳之亂，巴蜀之人困于
征役，故曰黎元病也。疲荼荼亦疲勞貌。○公因久
居夔府，將適江陵，放舟出峽，乃嘆世途多難，漂泊
無依，故賦此詩。言久居于夔，今將出峽，臨岐惜別
之情，翻不樂而長吁焉。舟行所聞見者，哀狃浴鳧
苔，侵几杖，翠拂肌膚，疊壁奔泉，亂人耳目。又見藤
纏上下，樹各榮枯，神女之峯，獻巧昭君之宅，有無
曲留，怨惜夢失，歡娛且舟次之水盤渦，亂沸怒浪
奔騰，于是時也。風雷纏于地，脉冰雪耀于天，衢鹿
角狼頭險，疑難過，變顏高臥，書亂囊空，生涯不安
死地，幸脫使非平川之決焉。知萬壑來趨，眼中所
觸，漲海迷天，蕪沾雨露，間鷗揚羽，卧龍耀鱗。此時
霞沈綠綺，月壞金樞，荻笋蒲茸，迎于舟次，水馬飛
燕，隨于舟傍，于焉光景絕島，含煙環洲，納晡前聞
陶牧，盱拂宜都，舟臨縣郭，始知南畿之好，身到津
亭而悲，北望之孤，勞心思息，高詠得蘇，適情歡笑
竟忘賢愚，自嘆白髮飄蕭，聽天造化，丘壑高隱，文
章自娛，已謂生逢聖世，誰料反哭窮途，是以卧疾
久淹，客邸思昔，蒙列儒流，亦嘗廷爭，以酬聖主，樸
直乞歸，江湖可恨，灑瀕之險，相迫滄浪之深，可逾

顧言尋止浮名得遂嬾計喜近天皇古寺先觀昔
賢畫圖舟經帝子之渚同興蒼梧之悲當時朝士
亦兼戎服君王怒撫湛盧胡人擾亂京師傾危甲
卒亦皆貴顯書生亦盡奮庸人人出塵譬如野鶴
大小爭雄誠非轅駒伊呂韓彭交相激勵五色雲
見太平可期萬里鵬搏威靈可畏惜乎回首而黎
元受困爭權而將帥受刑故于歸舟欲託山水以
舒勞倦恐無地容身而未免崎嶇之苦焉耳

迴棹

下排律附

公至衡州畏熱復回將歸襄陽不果竟留

於潭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為客費多年
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客負前賢
巾拂那關眼瓶罍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衰沈綿
強飯尊添滑端居茗續煎清思漢水上涼憶岷山巔
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并依然
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寺可終焉
遂性同漁父成名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
凍音東 寰音
邑尊音純
賦也安命安受天命也自私自私其身也繫一物

人之一生勤勞不免繫着一物若名若利皆是已費多年費其心神也衡岳湖廣衡州南岳也其山極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蒸池衡州府衡陽縣蒸水源出縣西名蒸水者其氣如蒸也東北至湘謂之蒸口疫癘偏其地濕蒸故多疫癘也散才公自謂其閑散之才也負前賢賢者每以跡為累故以絕跡為貴今有流滯之迹以為負愧于前賢矣巾拂二物巾即頭上巾拂即手中拂帚所以莊肅儀容之物也那闕眼謂舟中放曠不復用之易滿船洪嶠解官去長沙臨行嘆曰兒女滿眼歸無附郭

之田滿船瓶罍復何益乎火雲旱雲如火也凍雨夏月暴雨謂之凍雨沈綿久病也蓴添滑蓴水草名張翰思蓴求隱居也茗續煎南土唯尚煎茶客至繼以六七甌漢水在漢陽府峴山在襄陽府襄陽公故鄉也順浪自岳之衡之潭為逆水自衡之潭為順水又省牽謂順流而下不須牽也碑不昧晉杜預平吳之後刻二碑記其勲一沉方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杜預公之上祖也井依然王粲宅在方山之東宅有井焉方山亦在襄陽同漁父漁父放逸之老也屈原莊子皆有漁父篇異魯連史

記田單屠聊城歸欲以爵之仲連逃隱於海上曰
吾與富貴而誣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烏如滄
浪之漁父不求多聞翻異於魯仲連蓋仲連却秦
軍下燕城雖不受封猶有取名之累也寒泉在柳
州公以楚地故託言之○公厭衡山之熱憶峴山
之涼欲迴棹而往襄陽故作此詩言在昔安命畏
天不敢妄動故係於功名而勞費多年是以涉江
湖避疫癘自願散才而嬰薄俗遊歷有跡以負前
賢歸舟放曠行李蕭然幸而得酒解熱酌酒烹茶
以自消遣因思漢水峴山清涼可愛故順流而下

免勞牽舟重想祖碑猶在王井尚存欲携几杖歸
結茅茨灌園遊寺以終餘年性同漁父不倫魯連
是以重託篙師煩爾送歸計料程途猶于朱夏之
時尚及到寒泉以遊峴山也不能徑至惜哉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

府諸公

古城店近江陵地名江陵今之荊州府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
濟江元自濶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槳春鷗嬾避船
王門高德業幕府盛材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汎夢前

賦也老年衰困所宜寧養今反常在途路春日遲
遲所宜遊賞今反奔走山川白屋為庶人以白茅
覆屋也麥秀邊荊州常歸縣東南有麥城史記箕
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歌柴行舟之楫也王門時
衛伯玉為陽城郡王也幕府蔡邕薦邊讓於何進
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汎愛汎舟麥向前去
以息此老病也○公時泛江而歸江陵賦此以呈
幕府諸公蓋言馳驅道路山川但見茅屋花開孤
城麥秀濟江本是迂遠順流不必牽舟于時蝶間
而厘依槩鷗狎而嬾避舟將至江陵吾知王門素

崇德業幕府必選英賢矧於多病之故人而不一
相矜恤也乎是以倉卒之間汎舟前往以求少休
息焉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時公自江陵移居公安公安在江陵之南

故云南浦時審為江陵少尹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
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
雨洗平沙盡天銜澗岸紆鳴蜩隨汎梗別燕赴秋菰
樓託難高臥饑寒迫向隅寂寥相响沫浩蕩報恩珠

溟漲鯨波動衡陽鴈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
濫竊商歌聽時憂卞泣誅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
賦也形骸土木言其儀容枯槁也纏妖氣言京師
震動也送老儒送卽斷送之送也盡窮途晉阮籍
行至窮途而泣紆遠也蜚似蟬而小青赤色隨汎
梗蜚得梗而託之故隨汎梗而鳴菰彫胡也即今
之茭白高臥漢諸葛孔明高臥于南陽草廬以比
已方有棲託難適高枕以自安也向隅刑法志滿
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為之不樂相向沫
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向以濕相濡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沫涎也報恩珠漢武帝遊昆明池
見魚銜鈎取其鈎而放之其魚後銜珠報之溟漲
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懸榻陳蕃特為徐孺子置
一榻去則懸之桴竹木牌也今言乘桴而東逝公
欲隱去也商歌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公無以
自達於是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命後車載
歸卞泣誅韓非子云楚人和氏得玉璞以獻厲王
王使人相之曰石也王以為詐削其左足及武王
即位又獻之王又以為詐削其右足文王即位和
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王使玉工理之得玉遂

號為和氏玉憶鄭驛鄭莊置驛以便賓客旅情孤
言鄭監必能度公旅情之孤也○公自江陵移居
公安故賦此詩言已欲投何處而去此都自顧形
骸枯槁復涉江湖盖由社稷為妖氣所纏而兵戈
斷送我老儒故百年之內同為棄物萬國之間盡
是窮途其將何所之耶今也雨洗平沙天銜濶岸
鳴蜩附梗別燕赴菰棲託則難于高臥饑寒則迫
于向隅苟能相啣以濕相濡以沫則銜報恩之珠
矣溟漲鯨波東遊而想乘桴衡陽鴈影南征而問
懸榻濫竊甯戚商歌之聽時憂卞和泣王之誅故

經行之地惟憶鄭驛為能郵我鳥耳

過南嶽入洞庭湖

公自岳陽過南嶽入洞庭湖南嶽在衡州

府衡山縣洞庭在岳州府西南鄂渚武

昌府郡名赤壁在武昌府俱隸湖廣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
翠牙穿裊縹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
壤童犁雨雪漁屋駕泥塗歌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
悠悠迴赤壁浩浩畧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
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名賢隱鍛鑪

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

舳音逐廬朝潮數音朔

賦也洪波洞庭湖中大浪也舟尾曰舳舟前曰艫
衰槳作菰蔣之蔣者是即今之茭白也蒲指九節
菖蒲言蓋蒲有節而蔣有芽也赤壁吳周瑜嘗敗
曹操于此蒼梧山名在廣西舜葬于此帝子堯二
女娥皇女英舜二妃也屈壯圖曹操志圖天下所
向無前屈于赤壁之一戰也殘孽吐蕃也隨廝養
有廝養卒說燕將以歸趙王此才淑者也又蒯通
傳隨廝養之役註云廝取薪者養養人者也鍛鑪

小治也嵇康居貧與向秀共鍛于柳樹之下此言
雖收復長安而吐蕃猶未寧息是謂駐立艱危之
地故才淑之人有隨于廝養者名世之賢有隱于
鍛鍊者元入漢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上聞誅信
使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衛諸軍皆賀邵平
者故秦東陵侯侯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
外而君守于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
以今淮陰新反於中有疑惑夫置衛衛君非所以
寵君願君謝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
大悅後歸吳張翰吳人晉齊王問執權辟為大司

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米蓴菜鱸魚鱠白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邀名節乎遂命駕而歸俄而罔敗人皆謂之見機檣掛帆木也逐夜烏檣上刻烏以候風者○公將入洞庭湖中而賦是詩言湖間怒浪爭雄忽覺異於江湖武昌漸遠舟入衡山眼前所見景物蔣芽蒲節處處群生病渴衰身今將何往春來力氣輕微但見農畊雨雪漁駕泥塗風帆歌側而滿水驛微冥而遙悠悠依赤壁而行浩浩望蒼梧而廣因思帝子至蒼梧而抱恨終天曹公至赤壁而懷慙蓋世今

也聖朝雖云御極吐蕃猶肆餘殘故今才淑多隨廝養名賢或隱鍛鑪吾知見機之士或元歸漢或後歸吳終不能及予今飄泊無依啼痕未息而舟行未定撫景傷懷寧不重可悲哉

北風

公自註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靈殘日初宵鼓大鑪爽携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滌除貪破浪愁絕赴摧枯執熱沈沈在凌寒往往須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塗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

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雲山湧坐隅

滌音笛隱去聲看音刊

賦也瘴熱病也霾雨土蒙霧也詩終風且霾雨去
聲言天落土昏塞也大鑪莊子以天地為大鑪爽
清快也卑濕地賈誼謫居長沙卑濕遂自傷悼乃
為賦也魚龍伏鳥獸呼謂魚龍懼而藏伏鳥獸驚
而呼鳴貪破浪宗慤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執熱
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須待也病肺公有消渴病
也危途北風狂故路危也再宿左傳再宿曰信舟
子詩招招舟子問僕夫邵平衰年忘事時復問僕

夫南北盛怒宋玉風賦盛怒於土囊之口隱几莊
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隱憑也看帆席以席為風
帆也雲山言高浪若雲山也○公因大曆四年春
暖喜得北風而作此詩言南方春來多生瘴病喜
得北風熱氣稍減因地卑下故將晚而霾昏殘日
方夜而熱鼓洪鑪北風一吹卑濕之地頓覺清爽
浪怒之聲振拔洞庭魚龍咸躍鳥獸咸驚巨浪皆
破枯稿皆摧但見熱氣遞蘇寒威可待不覺肺疾
頗寬危途不畏于是信宿而煩舟子衰年而問僕
夫且與言曰今晨之風亦非盛怒順便之道亦可

長驅是以憑几而觀順風帆速雖浪如雲山湧於
座側亦何傷哉

登舟將適漢陽

漢陽今之湖廣漢陽府也時公自潭州登
舟將往漢陽漢陽又在潭州之北欲歸
咸陽所由之路也公本咸陽人潭州即
今之長沙府春居于潭秋欲歸漢陽其
卒不果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
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

塞鴈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
賦也公二月到長沙築室于此故曰春宅秋帆是
年秋即登舟欲歸故鄉也吹衣江淹詩浦浪輕花
泛沙風吹客衣飄蕩拙吳產飄蕩牢落拙于治生
遲暮晚年也楚辭傷美人之遲暮戎馬盛是時吐
蕃寇靈州自大曆元年至四年冬無歲無禍素書
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與時集公以當秋
登舟正鴈來集之時也檣烏帆檣之上刻木為烏
形取其占風鹿門古隱士龐德公携妻子隱于鹿
門漢陰機莊子天地篇子貢南游過漢陰見丈人

為圃畦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機於此一日浸百
畦為園者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
事者必有機心機心機巧之心也○公時思歸登
舟欲往漢陽故作此詩言今棄汝春宅秋帆即促
我歸庭中蔬菜依然在目而舟中沙風已吹我衣
因思治生性拙故欲歸耳又聞中原戎馬尚盛家
書寄來尚稀當此鴈集之景愁見帆鳥亂飛但願
得鹿門以求隱息此機心無復營營於世可也
七言古

紀行類

發閬州

閬中縣今屬四川寧府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
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
復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數上聲

賦也無村塢時盜賊縱橫賦役繁重而民不安居
也塢小嶂也誰復數此言歸梓州也秋花錦石皆
可玩之物以歸意迫促故不得閒數而尋樂也免
愁苦廣德元年九月公自梓州入閬中冬晚復歸
梓州明年初春又至閬中閬中西至梓州二百二

十里三月之間一往反焉其愁苦可知矣○公自
閩聞家不寧復歸梓州故賦此詩言路多蛇虎
五日溪行而無村塢但見江風蕭瑟濃雲拂地山
木慘淡天又将雨行旅過此情何可堪况聞妻憂
女病益增惆悵是以秋花錦石無復留情自嘆三
月纔得家書而又即登臨歸路不知何時得免此
愁苦耶

發劉郎浦

劉郎浦在峽州今屬湖廣荊州府即劉先
主納孫權妹處也呂溫詩吳蜀成婚此

水淥真珠步幃幄黃金誰將一女車
下欲換劉郎鼎寸心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
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尤
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挂與掛同
颯音瑟

賦也亭午亭高貌謂日正高也當午而昏因風塵
大也盡豺虎言盜賊多也漁人宿公雖在江湖厭
與漁人為伴乃欲深藏高隱也黃帽竹籜之冠青
鞋青芒之鞋隱者服飾也○時公自公安縣欲往
岳州道經劉郎浦故賦此詩言挂帆早行疾風而

亭午昏黑舟中無日不受沙塵岸上空村盡多盜
賊一日北風未轉而歲聿云暮歸舟催發自嘆身
雖白頭放浪江湖然此心有主懶與漁人為群惟
欲黃帽青鞋閒往閒來求志隱居而已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一終

伊東溫伯玉花

